



雪獅集



雪獅集

1227
801

雪 狮 集

伊丹才让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雪 狮 集

伊丹才让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 9 插页: 8 字数: 202 千

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2,360

ISBN 7-225-00462-X/I·60 定价: 3.80元

伊丹才让和他的诗歌

（代序）

在黄河流经的土地上，在雪山草原之间，踏着牛羊的蹄印，一个贫苦农家的少年怀着迎接春天的喜悦和远离家乡的惶恐，朝着新中国初升的太阳走来。他，就是未来的诗人伊丹才让。这位出生于1933年的藏族儿子，于1952年进入西北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系，从此便展翅于文学艺术的天空。

这时，在十九岁的伊丹才让的身上，已经埋藏着可能成为人民诗人的种子。因为，他受过民族民间艺术的熏陶，他的心地善良的母亲会唱许多民歌，会讲许多故事，成为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；又因为，他已经懂得了旧社会的寒冷和新社会的温暖，他从五、六岁起就跟随父兄放羊，干活，由于家境贫穷，十岁才开始上学，而且时断时续，为了抵债还到塔尔寺附近放了一年多牛马，直到解放都没能念完小学；还因为，他从大自然的壮美中得到了滋养，他的家乡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山河潜移默化地教他以醇厚、朴实、豪放、多情。

伊丹才让的诗创作并不是从纯文字的诗开始的，在这之前经历了一个助跑阶段，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而又必要的准备阶段，这对于形成他的诗的风格有不小的影响。

1954年伊丹才让被分配到西北民族学院歌舞团（六十年代扩建为甘肃民族歌舞团，后改名为甘肃省歌舞团），搞舞蹈工

作。曾多次到甘肃、青海的藏族地区采录民间歌舞。他担任过合唱队、舞蹈队的队长，成了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会员。我认为，舞蹈是动作的诗，诗是文字的舞蹈。伊丹才让的歌舞修养，溶入他以后的诗作，就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，即动作性、舒展性与韵律性、节奏性的结合，而且总是贯通着饱满的情绪，绝少纯理性的叙述。比如：“我想借大鹰的翅膀，/上天取一缕太阳的金光。”又如：“山上砍来了红桦，/立起了学校的梁架。”再如：“马在滩上跑，/群山打躬闪路。”还有：“那充满稚气的脸上牵拉着几缕金发，/闪光的发丝间透出一双顽皮的眼睛。”……它们所展现的画面不是静止的，是有很强的可视性的，而且透出某种情节的信息和情绪的滚动。

在歌舞团工作期间，伊丹才让写过歌词，创作过歌曲。好诗不一定能唱，好歌必定是诗。歌词比诗更难写，因为它受的制约更多。如时间的限制不允许篇幅过长；听觉的限制要求它通俗明朗；音乐的限制使它格律较严。伊丹才让的歌词修养，溶入以后的诗作，形成了他的另一个特点，即音乐性很强，语言的明朗和明朗的形象始终结合一致，绝少艰涩干巴的描写。他的诗，不论两行一段，三行一段，四行一段，都写得比较整齐，讲究顿数和韵脚。照何其芳的主张叫做半格律体。这同他早年热爱、学习民歌以后又创造性地运用民歌分不开。在他出版自己的诗集以前，就曾出版过他收集的藏族民歌集《婚礼歌》，是一部流传在他的家乡的民间组诗。196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后，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好评。此外，他还辑成了一本包括二百多首民歌的集子《安木多藏族民歌》。这些工作，不仅对他人有学术意义，也是他在诗歌方面的自我哺

育。所以伊丹才让不仅族籍是藏族的，名字是藏族的，性格是藏族的，他的诗，他的语言，都是藏族的。也就是说，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浓厚的、鲜明的民族特色。请看：“狂牛用角把土扬，/妄想推到山岗，/没料到土压在自己背上。/蠢货仰面吐唾沫，/心想咀咒太阳，/没料到唾沫落在自己的脸上。”是何等的明朗，何等的形象。也许有人觉得它过于接近原始的民歌风味了，那么，请再读这样的诗句：“草原上冰雪越积越多，/牧人的路越走越窄，/糌粑皮袋已抖过三十三遍，/就连脚上的靴子啊，也成了累赘。”这就完全是对民歌的创造了。

伊丹才让说过这样一段话，可以看作是他的诗的宣言：“诗，是真诚的。真诚得就象母亲心底里渗出的摇篮曲；真诚得就象儿女们用生命吟哦的祝福曲。诗啊，它是哺育人类感情的真诚心汁。诗，是执着的。执着得就象追随民族步履的魂魄；执着得就象协调民族心律的脉搏。诗啊，它是贯通民族精神的执着江河。”

伊丹才让的文学之路，是用这样两条腿走的：一条腿是艺术的民族特色，一条腿是思想的真诚与执着。

伊丹才让的诗龄，从1958年计起，他最早的诗《金色的骏马》，发表于当年四月号的《延河》。那正是一个酝酿一场全国大跃进的时刻，而且谁也料不到它带来的究竟是怎样的后果。人们对于解放后八年来的建设成就欢欣鼓舞，对未来充满高度的信心，甚至达到了盲目乐观的程度。在少数民族地区，社会主义变革使极度贫困的牧民大有一步登天之感。这就是伊丹才让起步于诗歌之路的历史环境。他和当时千千万万人一样，和全国各民族文学艺术家一样，高唱出自己的颂歌，而且十分真诚，就连那些现在看来过于直白、甚至象标语口号的诗

句，也都是由衷地写出的。伊丹才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，对于合作化的前景，是那样的兴奋，在念勒康（藏语合作社）成立大会上，他激动地写道：“你看那迎风飘起的五色彩带，/你听那响彻云霄的歌声，/就连石山上的青松也在舞蹈，/难道今年的春天走了捷径？”意味深长而又令人唏嘘的是这末一句。当时，伊丹才让是否在兴奋跳荡的心的最底层已经有了某种朦胧的预感，预感到某些做法已经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觉悟？

藏族民谚说：“雪山是攀天的柱子。”雪山是光明磊落、威武不屈的象征。雪山的坚定启迪了伊丹才让的灵感，使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诗人，为了鼓舞自己 and 人民摆脱困境，写出了《致雪山》。这首较长的抒情诗，无疑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他少有的自由诗之一。伊丹才让把对祖国之情赋于雪山：“天降酷寒，/地漫灾难，/你，一身承担，/一付慈母的心肝。/你撕下头帕，/抵一天置人死命的严寒；/为了抚育儿女，/自己却永世头顶冰天——”把对党之情赋于雪山：“肩扛太阳，/手悬月亮，/你，散撒光焰，/暖彻天下四方。”是的，这个用黑夜做帐房的，从苦难中走出来的青年，他的信念不是脆弱的。

在情况好转之后，伊丹才让又迫不及待地歌唱新的成就。他歌唱农业的丰收：“一年的庄稼，/两年的汗，/啊，我们争来了，/又一个闪光的丰年。/这丰年是纯金的砖，/这丰年是金砖砌成的院，/再来它几个丰年吧，/我们就走进了金光灿烂的宫殿。”他歌唱玉门的夜战：“这里没有夜晚呵，/只有社会主义的白昼。/这乌金滚滚的石油城，/不就是照亮山河的灯台。”在1962年、1963年，伊丹才让的诗从数量到质量又有了飞跃，动力正是真诚和执着。

十年浩劫中，礼赞雪山的诗人忍受着山顶上乌云的重压，但也决不放弃对于革命信念的执着和真诚，他愤怒地写下了急就章：“当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大地，/有谁能把太阳一把推下去？！/诚如江河奔腾滔滔向东，/有谁能把它堵截在峡谷里？！/啊，可不是吗，/那江河之波，太阳之光，/哪一样不辉映在我们的心里？！”

当然，那时的思想有那时的局限。诗人可以脱俗，但不能脱离社会。在伊丹才让的诗中，也多少留下了党在工作中失误的印痕，落下本身不成熟的青果。

中国大地复苏之后，伊丹才让以自己雄浑的声音加入揭批“四人帮”、歌颂周总理的十分自觉而又自然地重叠在一起的大合唱。宣泄与抒发，虽然仍较直露，却依然真诚。苦难和苦恼，并没有教会诗人虚伪。

我认为：爱和憎是诗人感情的双翼。伊丹才让的爱是深厚的，他对祖国、人民、民族、家乡、党、社会主义、母亲的爱，他对江河、日月、雪山、草原、大海、甘泉、牛羊、蓝天、春雨的爱，融合一体，内外一致，始终一心。它是不变的，恒热的。他的所憎，从宏观上说，当然是那些与他的所爱相对立的、相悖的事物，而从微观上说，则有些局部转移，这是由于形势的变化、历史的发展而必然发生的现象。具体地看，在他诗中移动的黑色靶子开始是吃人的旧社会，反动牧主，后来是帝国主义者，再后来是“四人帮”。再后来呢？究竟是什么东西阻挡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脚步？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以往的失误和不幸？究竟是什么玷污着人们美好的感情，束缚着人们的思想？这一切，作为一贯关心人民命运、关心国家富强繁荣的诗人，不能不深化自己的思考。因

为，单凭直观和直觉，仅靠热诚或恩怨来写诗的时代应当过去了。艺术的平庸与思想的浅薄同样是诗人的危途。要在探索中突破，首先要在历史中思索。伊丹才让的思索有了收获，1981年发表的《问……》便是明证：“都说造神时代早已结束，/为什么主宰凡人的神还这样多？！/都说神造的帝王早已废除：/为什么王封的诸侯还这样多？！”在这首诗中，他还呼吁解放思想，独立思考：“感情是什么/难道不是出自内心情绪的反映？/而是别一个人喜怒哀乐的印证？！/思想是什么？/难道不是通过大脑思考的结晶，/而是别一个人神经末梢的延伸？！”

伊丹才让坚持走自己民族化的道路，坚持走自己真诚执着的道路，并以严肃认真的反思来建造自己创作的新的里程碑。他找到了自我，这就是摒弃盲目的乐观、廉价的歌颂、政治的直白，把自己的个性和深沉的思考结合起来，把历史的教训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，把党员的责任和诗人的使命统一起来，实现自己的真实突破。

伊丹才让面对崭新的又充满矛盾的现实，对许多影响人民命运的问题不断地寻找着答案。他也在寻根求源。他对于三个重要方面力求探出新的深度。

第一是关于光明之源。新时期的到来，使诗人滋生了新的希望。然而，他的兴奋之情不再显得浮泛了；他的乐观精神不再带有盲目性了。深刻的思虑产生了深邃的思想。他的信念更加牢固而扎实了。这些印象，是我看了他的长篇抒情诗《我追寻日月的光源》（1983年发表于《西藏文艺》第2期）以后得出的。他从家乡的土地上，祖国的山河上，从青海湖上，尼达拉、冈底斯山上，从羊卓雍湖上追寻日月的光源。全

诗一气呵成，感情激越。在这里，伊丹才让再没有使用任何政治术语，全用象征的写法，“采撷人生的情趣，”“求索生活的真谛。”是一首难得的光明的赞歌，对伟大祖国的赞歌，对不朽的人民的赞歌。不止于此，诗人进而明示他战斗的渴望和献身的精神，他写道：“我恨不能呵，/恨不能耗光全身的力气，/铸造出日月的铧犁——/耕破私欲的迷雾，/翻掉人情的冷灰！”

“我恨不能呵，/恨不能花费全部心血，/编织出雷电的抛索——驱赶酷暑的焦灼，/甩掉严冬的凛冽！/为尽这神圣的天职，我——/积攒每一缕夕阳的金辉，/去酝酿每一滴晨露的甘美！”

第二是关于阴暗之源。由于对光明爱得深沉，诗人对我们生活中阴暗面也特别憎恶。他不但敢说、敢笑，而且敢怒、敢骂。他诅咒，他责问：“母亲双手举过头顶的儿子，/为什么要趴在他人脚下匍匐？”他义愤，他宣称：“我索性把满腔滚沸的热情，/凝作供儿孙们修桥补路的泥土。”他讽刺窃取他人劳动成果的人，以退而自卫含着苦笑表情的诗句来表现：

“明年我不再指望种杨柳，/担心成材之后到不了手。”他批评那些虚伪的喋喋者，直指他们品格的低下：“混水摸鱼者最爱叫嚷：老实人总是吃亏，/却不敢在成就的天平上定夺品格的崇高！”必须说明，伊丹才让本质上是一位光明的歌者，敢于正视阴暗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但他毕竟不是讽刺诗人，他的目光并不停留在不正之风的具体表象上，他在寻源，向社会乃至人类的根本方面伸延他诗的触角，因此，他的诗能够摆脱就事论事的局限，进入哲理的层次，同时保留了浓郁的藏族气息，写出了不少警句，使我不由得想到它们是《萨迦格言》的发展。如“披红挂绿的不一定就是迎春的天使。”“有奶的不一定都有慈母的柔情，”“射向目标的箭簇没想过返还箭囊的

归途！”“美德的裸露就象忘我的水晶。”……他探索阴暗之源的时候，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使用尖锐的长矛，而是用人类美德的长缨。

第三是关于力量之源。伊丹才让的诗之所以始终如堵不住的江河，滔滔而来，哗哗而去，他之所以从不浅唱低吟、哼哼唧唧，是因为心上有一股强大不息的力量。他把这力量源泉归化为母亲的心授，母亲一词在这里既是浪漫的，又是现实的。我以为，他的《母亲心授的歌》是他在新时期里的代表作之一。它标志着伊丹才让的文学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《母亲心授的歌》作为一首抒情诗，有196行之多，是够长的了，但作为一部心灵的自传，却又写得如此精炼。

作者不是沿着事件的线而是喷着感情的泉刻写出自己的半生。整首诗可以说是由衷的内心独白，也是向人民表白。诗人以藏族式的坦率和富有的信任感作为托盘，把赤诚的心掏给读者。

作者在全诗的49节中，有35节直接写到“我”，“我”字出现了58次。我这个不大喜欢数字的人竟然有兴趣作这样的统计，是因为这几年关于“表现自我”的问题争论得有些混乱了，而伊丹才让的这首专门写“我”的诗，又一次告诉我们：问题不在于写自我还是写其他，而在于作者的视野和胸怀是否宽广，思想和感情是否健康。

伊丹才让在这首诗中所展示的自我是真诚的，又是真实的，是具体的，又是宏观的。他说他出生在佛法护佑的“净土”的善良人家，“揣在母亲的怀里，胜过天国里炫耀的幸福”，“头枕母亲的乳房，把舒心的气儿呼吸”，“耳听母亲的心

跳，就象是隐约可辨的铃鼓”。但是母亲“却呼唤救苦救难的度母”，“用眼泪冲洗坎坷人生的痛苦”。诗人会走路了——“我双脚落地的世界，是高山擎起蓝天的地方，而悲叹声声的母亲，却总是伸不展弯曲的脊梁。”诗人长大出门了——“我离别母亲上路的时候，总以为赛钦花装点着山路，可那恶狼扑食般狂暴的风雪，把我一口吞进了无底的冰窖。”诗人迎来了解放——“耳旁的风雪不再狂啸，眼前的大地紫烟缭绕，那五星红旗就象展翅的凤凰，抖开了瑞气腾彩的春潮。”诗人在党和母亲、母亲和党的双重哺育下，成为翱翔的大鹰，成为雪山的歌者。然而道路并不平坦，他也“蒙受过冤屈，枉担过忧愁”，但他能够理解这历史的不幸：“巧匠左手举起的铁锤，还错砸过自己连心的右手。”同时，他也成熟起来，不再那么过于天真烂漫了，他充分地估计到，寒流和阴云可能还会出现；但他更加成熟的表现是决心“与启明为伍”，“情愿与带箭的蜂儿结群”，去“栽培四季结实的果林”，誓不“与可怜的怯懦并行”。伊丹才让作为一个党员诗人，在这里发出了最强音：“我甘心为这壮丽的事业呼号终生，只愿‘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’。”

我们不是要寻根吗？是的，作家和作品都不能没有根。根在哪里，根在本民族。

伊丹才让十分注重向藏族文学、特别是藏族民间文学学习，通过消化，吸收营养。这一点，在《母亲心授的歌儿》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。这也是构成他的诗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条件之一。

他自然贴切地使用着大量的藏族语汇，而不是象某些汉族诗人那样仅仅把这类语汇当作外部的装饰。如“我伏在母亲瘦

如枯柴的背上，就象雪狮伏在巍峨的山岗”；又如“我跳着唱着再到雪山上来，为给母亲遮阳，我栽旗檀树”；再如“我要从大海中提炼纯净的鲜酥，去添满母亲心头点亮的银灯”……。比喻和生活是这样吻合，词和意思是这样浑然一体。这正是从“根”上结出的果子，单靠折枝采叶是达不到的。

他巧妙地翻新民歌，使它具有新意，获得新的生命。如安木多地区有一首藏族婚礼歌的赞词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今朝好，今朝的雄鸡叫得好；好啊，好啊，今朝好，今朝的蓝天亮得好。”伊丹才让把这首反复咏叹的歌加以改写，用在他的这首诗中，并且让它出现了三次，而三次所用的词汇又各不相同，一方面更增加了反复咏叹的效果，同时也浓重了不同章节的感情。如写到他诞生的时候，用的是“今朝的蓝天多明亮……今朝的大地降吉祥。”写到全国解放的时候，用的是“叫醒蓝天的雄鸡好……照亮大地的太阳好。”写到现在的时候，用的是“雪山把光明珍宝捧在手……母亲用龙坛重酿狮乳酒。”使你分不清哪是原始民歌，哪是他的创作。这种出神入化的功力，也是从根上寻来的，单凭文字技巧是达不到的。

他自豪地引用着藏族典故、传说，突出了藏族的气质。如藏族的古老传说中讲，太阳是七匹绿色的骏马，每天拉着车辇从东到西。伊丹才让在他这首诗的结尾处写道：“假若崇高的蓝天它真有情，借给我七匹绿色的骏马送光明。”用得多么好！这是没有藏族生活、没有藏族气质的诗人所不能达到的。

向外国借鉴，向中华民族之外的民族借鉴，是必要的，有益的，但是民族的语言，民族的感情，民族的气质，是借鉴不来的，只有从本民族的根上去找。

思想是人类独有的财富，是最广阔、最丰富、最深邃的东西。在以往的若干年里，由于大搞突出政治，使我们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然而又是过于狭隘的概念，即认为思想仅仅是政治思想。同时认为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，一切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也都只是政治思想。其实，人的思想是多元的，有政治的，哲学的，伦理的，道德的，民族的，法律的，宗教的，教育的，经济的，艺术的，文学的，科学的……等等。过去讲政治是统帅，是灵魂，是不科学的，其他思想并不都处于政治思想的从属地位。倒是哲学属于最高的层次。所以，诗歌所表达的思想也应当是多元的，而富有哲理性的诗往往更耐人寻味，更受欢迎，更具有生命力。（我主张的是从总体来讲诗应当富有或含有哲理性，但并非每一首诗都要如此，更不是提倡专写所谓哲理诗，把诗混同于格言甚至谚语之类。）

再看伊丹才让这首诗，他正是把他的生活经历消化为思想的营养。他所得出的不是一般的政治结论，他所得到的不是一般政治思想的提高，而是升华到了哲学的高度。请读这样的句子：“如果前面的道路本来就是海宽天阔，母亲就用不着费心血为我塑造双手。”“不能让咬穿过嘴唇的牙齿，再去咬自己弹拨心声的舌头。”“心里头若没有杜鹃一样的歌唱，就不会年年岁岁去追求明媚的阳春。”

哲理是一种追求，但不能强求。要得到它，唯有搜罗起丰富多彩的经历，过几遍严肃、深刻的思考筛子。诗歌中的哲理性要自然地流出或整体地透出。而且无疑应当是属于人类中最先进的。

伊丹才让是具有中国诗人的共性的藏族诗人，是具有藏族个性的中国诗人。这类诗人如果从全国各民族中逐年地生长起

来，增多起来，将是中华民族诗坛的大喜事。

高 平

1990年12月于兰州

目 录

伊丹才让和他的诗歌（代序）·····	高 平 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雪 魂 篇

如果还有谁不曾明白·····	2
母亲黄河的恩怨·····	5
母亲心授的歌·····	11
我追寻日月的光源·····	22
拽住信念之索站起来	
世界江河之母亲这么说·····	28
路之信念，在于	
超越自身慨叹的警悟·····	39
朝祭天地——我寻求最佳适度·····	42

雪 霁 篇

我心中的泉·····	52
历史的丰碑·····	63
天河的桥墩·····	67
捧送阳光的人·····	70
连绵的山脉·····	73